# 美国籍原天主教徒安伯·阿科斯塔



我来自美国的康涅狄格州(Connecticut，美国东北部)。我怎样成了一名穆斯林？那天，在开罗艾资哈尔清真寺举行入教仪式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我为什么会有这一天呢？从某种程度上，这一天的到来既是潜意识的作用，又是主动寻求安拉的结果。

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侯，我就信仰宗教，信仰上帝。但天主教里的那种方式总不能令我满意。我总是弄不懂三位一体的上帝；弄不懂人们为什么崇拜那么多神，如崇拜耶稣、玛丽亚，还有许多圣哲等；弄不懂许多概念，如“原罪”的概念；弄不懂为什么牧师可以宽恕罪孽；弄不懂为什么《圣经》有数以百计的不同版本。

三位一体、崇拜人类等问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问题，包括牧师在内任何人都在重复和强调，但都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。奇怪的是，我也常去教堂祷告、接受宗教教育，但每次离开教堂时，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天主教徒，尽管人们认为我已经是一个具有“优秀的”、“好施的”、“爱人的”、“仁慈的”等许多优美品质的天主教徒。天主教里没有我所渴望的实践性的工作，而实践性的工作正是培养人的优秀品质所不可缺少的。

我理解不了天主教教义，但我一直在寻找一条道路，这一道路能把我和我所知道的、所祈祷的主宰联系在一起。我还寻找一个思想体系，这一体系能指导我怎样有意义的度过我的一生。生活在继续，迫于家庭的压力，家人的反对，我加入了天主教教会。上大学后，我也照例去教堂祷告，但星期日的祷告对我而言，除了是一种麻烦与浪费生命之外，实在没有任何意义。当然，我对上帝的存在仍然坚信不疑。

我碰巧入的是一所天主教大学。当时我想，或许这是一次机会，一次可以令我“回心转意”的机会，我想尽我所能在天主教里找到一条我曾苦苦寻求的接近上帝的道路。但是，我绝望了，我没有得到任何结果。最后，我放弃了天主教。这就意味我还得在其它的宗教中继续探寻自己的信仰道路。

因为我在天主教中的一系列疑惑同样存在于基督教中，所以，我把这两个宗教都排除了。但是，犹太教又给了我新的疑惑，那就是犹太教从根本上就否认耶稣的圣位。虽然我对基督教有不少的疑问，但我深信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，为人类带来了一个伟大的信息——崇拜独一的上帝。虽然我无法理解基督教徒崇拜耶稣的行为——我相信耶稣绝没有要求过人们崇拜他——但我不容其它的宗教亵渎耶稣。这样，在我面前只剩下一个选择——伊斯兰。

我对于伊斯兰的了解，源于前些年的埃及旅行。虽然那时侯我在埃及只认识一两个穆斯林朋友，但对伊斯兰的信仰我还是略知一二，并不是很陌生。这也许是我能对这个宗教信仰敞开心扉的一个原因吧。

我开始阅读《古兰经》，通过互联网搜寻一些有关伊斯兰的信息。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《古兰经》的感受。我本能地意识到《古兰经》绝非人的作品，人无法写出这样的经典。这与我读《圣经》时的感受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读《圣经》时似乎觉得《圣经》好像是人写出来的故事汇集。我喜欢《古兰经》的语言。《古兰经》只有一部，自从《古兰经》被启示给先知穆罕默德起，《古兰经》从未被更改过一字一句。当然，《古兰经》留给我的印象还不止这些。

我学习伊斯兰的时候，它的教义给我很深的印象。这种印象十分美好，因此，我不断地挖掘，不停地学习，心情也越来越愉悦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找到了过去困惑我多年的两个问题的答案（拜主独一的道路和认主独一的信仰体系）。伊斯兰十分严格的要求穆斯林信仰和崇拜独一的安拉，而严厉禁止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。《古兰经》和“逊乃”（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论与行为）为穆斯林设计了完整的生活方式（道路）。现在，我终于清楚地知道了我具体做些什么。于是我成为了一名穆斯林。

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两年里，我实际上信奉着伊斯兰，但不知道在一所天主教大学的环境里，如何与那些天主教徒相处？我内心深处明白我已经是个穆斯林了，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把我的情况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们？
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埃及找到了一个工作，我高兴极了。在埃及我交了许多穆斯林朋友，包括我的未婚夫，他帮助我加入了伊斯兰，指导我学习伊斯兰文化知识。我庆幸得到了他们非常重要的支持。

把我信奉伊斯兰的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虽然有人为我高兴，说我找到了我喜欢的宗教，但我得到的不都是祝贺的话，也有不少不礼貌的讽刺挖苦之语。但不管怎样，我会变得更坚强，因为我的信仰给我极大的力量，我会保护我的信仰，每天由衷地感谢安拉让我成为一个穆斯林。我至今无法忘记我成长过程中对安拉与对他的信仰上的困惑。生活在继续，我每天都过得很知足、很幸福，因为我拥有了真理，不再困惑。